

恩

貨財門

德

通鑑總類卷十一

錢幣門

宋顏竣鑄錢之辨

孝建三年。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武帝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旣均。改之

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沈慶之乞聽民私鑄

泰始元年。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孔顓請行五銖錢

永明八年。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顓上言。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阻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鎔。而民

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鑄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鑄錢。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多而止。

北魏高道穆乞鑄五銖錢

梁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悉心。况復嚴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梁武末年錢以三十五爲百

中大同元年。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隋主更置錢樣

陳太建十三年。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鑄。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武德四年。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宋璟因括惡錢罷相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私鑄

二十二年。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

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明皇乃止。

明皇出庫錢易惡錢

天寶十一載。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翬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

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以開元乾元小錢當十

上元元年。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肅宗乃出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兩稅輸布帛獨鹽酒課用錢

長慶元年。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

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郭在微請鑄大錢

長興元年。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後晉禁民作銅器

天福三年。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聽公私鑄錢禁私作銅器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禁私錢用官鑄

四年。敕先今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吳越王鑄鐵錢有八害

開運三年。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

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鎔釜。野有鑿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鑄當十大錢

後周顯德六年。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貨財門

晉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世

元康九年。時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宋謝弘微不貪謝混財物

元嘉九年。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

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
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
而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
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
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
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
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
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
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
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辟棄物江海。以爲廉耳。
設使立清名。而今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
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北魏王公負絹多寡

梁天監十八年。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
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
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
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侍中
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
之。

理財門

晉杜預上疏

咸寧四年。司冀交。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唐權萬紀言稅銀之利太宗黜之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房元齡自領度支

十三年。房元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豆盧欽望請京官輸俸贈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韓滉作賦歛出入之法

大曆六年。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韓滉奏瑞鹽生

十二年九月。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

李異征課加於劉晏

元和元年。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異自代。以異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程異句檢簿籍精於李異

四年。李異奏。郴州司馬程異。吏才明辨。請以爲揚子。前後憲宗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異前。異句檢簿籍。又精於異。卒獲其用。

李絳諫聚財

五年。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楊巖才短乞解使務

乾符五年。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告身。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欣助。度

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僖宗不許。

高駢諫借貨財

廣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僖宗乃止。

楚王收茶征以贍軍

後梁開平二年。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纈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後周世宗以利權授張美

顯德二年。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糶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

聚斂門

漢造萬金堂於西園

中平二年。是歲。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羽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隋置洛口倉

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

唐馬周諫強斂以資寇敵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

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

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裴匪舒奏賣馬糞

開耀元年，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裴匪躬鬻苑中蔬果

垂拱三年，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則天乃止。

宇文融括逃移戶口

開元九年，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

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明皇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州縣括戶多張虛數

十二年。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明皇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言財利者皆祖於融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明皇。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爲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宇文融隱沒官錢得罪。

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明皇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韋堅王鉷競以利進

天寶元年。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大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爲吏。以幹敏稱。明皇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明皇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楊釗以聚斂驟遷

七載。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輒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明皇視金帛如糞壤

八載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明皇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明皇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元載按籍徵違負

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裴諝不對權酷之問

永泰元年。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代宗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代宗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代宗謝之。拜左司郎中。

第五琦請稅民田十畝之一

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代宗從之。

赦停十一稅法

大曆元年。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稅法。

括富商錢以供軍費

建中三年。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德宗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儻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德宗增稅錢鹽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增它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見者追怨有司暴斂

四年。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陸贄請去二庫榜

興元元年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輒食以啗功勞無猛志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謹讞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德宗卽命去其榜

趙光竒言誅求過於正稅

貞元三年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

身錄門
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復其家。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竒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歛。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竒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德宗數宣索大盈庫

四年。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稅外輸緡斛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

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德宗。德宗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張滂請稅茶以足用度

九年。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視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爲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裴延齡置別庫虛張名數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捕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

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李錡刻剝進奉

十五年。以常州刺史李錡爲諸道鹽鐵轉運使。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德宗。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德宗由是悅之。

王實徵求以奉上

十九年。京兆尹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德宗曰。今歲雖旱而禾苗其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韓愈辨官司糶鹽利害

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入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醜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以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後唐內府山積

同光二年。莊宗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及將祀南郊。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辨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孔謙舉貸誅斂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莊宗不報。

孔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景進屢以爲言。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自是得行其志。重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閩主以薛文傑爲國計使

長興四年。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曾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薛文傑以弄權被禍

清泰元年。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救建州。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璘曰。

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士卒見之。踊躍嚙食之。

潞王借儻直以賞軍功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潞王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儻者。預借五月儻直。從之。

閩主專務聚斂

後晉天福二年。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峰。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南唐王詰倉吏獻羨餘

五年。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日市魚爲羨。某日市魚爲蔽。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

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法外稅民罪同枉法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高祖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閩陳匡範借省務錢以足日進之數

六年閩主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董遇重征鹽商

七年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殷國謂思恭爲楊剥皮

八年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以楊思恭爲兵

部尚書。未幾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楚王重爲賦斂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項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威用孔目。官周陟議。今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

遣使分道括民財

開運元年。天平節度使景延廣。旣爲上下所惡。出爲西京留守。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

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兖州修守備。秦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兖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後漢王守恩專事聚斂

乾祐二年。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銖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以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

王章聚斂刻急

三年。隱帝自即位以來。三司使王章掌財賦。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拮據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麵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

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後周計田取牛皮

廣順二年。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太祖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倉廩門

漢耿壽昌今邊郡築常平倉

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曹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宣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宣帝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請置義倉

陳至德三年。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

義倉。隋主從之。初詔郡縣置義倉。

唐彭果請行糴法於關中

開元二十五年。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韓滉運米給關中

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

李泌卽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內庫門

唐楊炎請財賦歸左藏

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災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後唐出糶具以贍軍

天成元年。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朶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莊宗卽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糶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莊宗出金帛賜諸軍

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莊宗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

軍士不感莊宗給賜

莊宗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莊宗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莊宗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

內庫門
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後漢傾內府以賜將士

天福十二年。高祖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兵制門

唐李林甫奏停折衝府魚書

天寶八載。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爲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

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

貞元二年，初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德宗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士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

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餗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德宗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李泌言粟麥賤則府兵成

三年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戍卒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德宗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

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德宗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上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末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德宗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曰未也臣能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

侯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屯田者。什五六。

用兵方略皆出禁中

長慶二年。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

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軍法門

漢祭遵殺舍中兒

更始二年。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灋。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灋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灋。尚殺之。

孫策入袁術營斬逃卒

興平元年。袁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吳呂蒙垂涕斬同郡人

建安二十四年。呂蒙入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灋。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蜀諸葛亮用兵不廢法

魏太和二年。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以爲參軍。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乃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灋明也。是以揚于亂灋。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灋。何用討賊邪。

晉苟晞不以王法貸從弟

永嘉元年。苟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灋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灋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灋。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宋沈慶之乞不斬王元謨

元嘉二十八年。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文帝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

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北魏孝文違軍法赦盜

齊末明十一年。魏主至肆州。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唐河東諸鎮皆奉灋

寶應元年。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段秀實竟殺犯盜之卒

大曆元年。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

三年。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侯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李絳乞責承瓘懲將帥

元和五年。吐突承瓘自行營還。復充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太祖皇帝部兵莫敢不盡死

後周顯德三年。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南唐劉仁贍以軍法斬幼子

四年。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屠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民兵門

唐田承嗣籍戶口爲兵

廣德元年。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李抱真選民丁習射

永泰元年。加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

諸道最

吳結民兵習戰

後梁貞明五年。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征夫無益於用

後晉天福元年。唐潞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夫五千。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齊王籍鄉兵大荒擾民

開運元年。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晉罷鄉兵輸錢民益爲盜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措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

送款晉陽。求效用。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淮南白甲軍

後周顯德三年。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

吳越王括境內民兵

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養兵門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邠寧兵憤不得衣資

十五年。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後唐軍士乏食

同光三年。初。莊宗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旣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均。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澁。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顧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群。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莊宗遊畋不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郭從謙以私財饗士

天成元年。初。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

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莊宗出金帛賜諸軍

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莊宗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

用兵門

漢軍大敗於彭城

二年，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爲質，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韓信出背水陣破趙軍

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瀆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瀆，顧諸軍不察耳。兵瀆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虜魏王。禽夏說。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燕既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於燕。燕必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漢王數項羽十罪

四年。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

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曾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高帝馬上得天下

十一年。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魏相諫伐匈奴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持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宣帝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

大司馬奮二郡之兵討王郎

更始二年。大司馬秀北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葦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至。乏食。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噶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

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入堂陽界，又擊貫縣，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披輿地圖以示鄧禹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旣平隴復望蜀

建武八年，光武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岑彭用兵如神

十一年，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光武遣謁者將兵詣岑。彭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光武偃武修文

十三年。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光武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光武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蜀譙周作仇國論以諷用兵

魏甘露二年。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西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當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

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熱。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慕容皝乘海冰討遼東

東晉咸康二年。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兵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

唐褚遂良諫伐高麗

貞觀十八年。相里玄獎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壘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獎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讜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

太宗悔伐高麗無功

十九年。太宗渡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房元齡諫太宗東征

二十二年。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太宗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陳子昂諫天后擊生羌

垂拱四年。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

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幽鎮用兵久無功

長慶元年。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穆宗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穆宗從之。

文宗厚賞軍功

太和二年。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後梁劉鄩襲晉陽不克

貞明元年。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乃得出。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

通鑑綱目卷十一
晉人怪鄆軍數日不出。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鄆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亟發騎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鄆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

晉王好引輕騎追敵營

四年。晉王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致書戒之。王謂使者曰。定

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日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急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趙季良預謀軍事

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陛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

謀議

南唐欲終身不用兵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

後周世宗自將兵禦北漢

顯德元年。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

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世宗發大梁。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世宗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永德將禁兵衛世宗。世宗介馬自臨陳督戰。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額曰。時不可失。請公勿

言。試觀我戰。遂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主知世宗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恨北漢主

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世宗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侍側。世宗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

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徼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有兼并北漢之意

初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旣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世宗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後再舉。世宗不聽。旣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世宗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世宗馬上持石

三年。世宗行視水寨。至澠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李穀勸世宗親征壽春

四年。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床。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

用兵門
通鑑綱目卷十一
六十二
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

竇儼勸世宗速征淮南

竇儼上疏。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世宗覽而善之。

蜀李昊勸蜀主托周

五年。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勵兵。正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訓武門

唐太宗習射於顯德殿

武德九年。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
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
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
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太宗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
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
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
有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
人入朝切諫。太宗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

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明皇講武於驪山之下

開元元年。明皇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明皇深歎美。慰勉之。

馬燧教牧馬廝役

大曆十四年。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

李德裕簡蜀兵

太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崔安潛訓練蜀兵

乾符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後周世宗大簡諸軍

顯德元年。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

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太祖皇帝部兵甚精

三年。世宗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瀋州。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世宗。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世宗釋之。

邊備門

漢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

十二年。鼂錯言於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

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文帝復從其言。

吳呂蒙請立濡須塢以備曹操

建安十七年。吳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吳益巴丘之戍蜀增白帝之守

魏青龍二年。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禮之亞於鄧芝。

晉杜預嚴戍守於襄陽

太康元年。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淠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桓宣鎮襄陽趙人不能勝

咸和七年。桓宣鎮襄陽。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

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

宋何承天陳備戎四策

元嘉二十三年。文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

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收。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三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荅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箠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

邊備門 通鑑終類卷十一 六十一
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周朗謂歷下泗間不足戍守

三十年。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北魏高閭請築長城以備虜

齊永明二年。魏中書監高閭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

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齊武帝備魏主南伐

十一年。初。武帝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耻。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武帝聞之。以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

梁馮道根閑暇而却魏兵

天監二年。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北魏袁翻議選邊將

十五年。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

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

耿翔掩襲膠州

中大通五年。魏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不爲防禦。翔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粲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

北齊椎冰以備周兵之逼

陳天嘉五年。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卽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唐李世勣守并州壯於長城

貞觀十五年。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

會昌五年。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後梁周德威失幽州渝關之險

貞明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後唐趙德鈞戍三城以防虜

長興三年。初。契丹旣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後周浚胡盧河以禦契丹

顯德二年。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
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
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節度使王彥超。韓通。將
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德州刺史
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
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世宗皆從之。
以藏英為沿邊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
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
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南唐失把淺而致周師

唐主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先是每冬。淮水
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
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
能得。世宗以李穀督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律